

厚黑學

李宗吾著



「厚黑」一書，係李宗吾先生，從其一生之經驗，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凡是人世間功名富貴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真是不可思議，身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也。此書不可不讀。

厚 黑 學

李 宗 吾 著

世界文化出版社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

厚 黑 學

(全一冊)

每冊基本定價二元

著 者 李 宗 吾

出 版 兼
發 行 者

世界文化出版社

上海山東中路
中保坊二〇六號

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1月初版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厚黑學

序

孔子曰：「諫有五，吾從其諷。」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，東方朔叱令就死。齊景公欲誅園人，晏子執而數其罪。二君聞言，惕然而止。富順李宗吾先生，著厚黑學一書，其言最談詭。其意最沈痛，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詐於一堂，而一一讞定其罪，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。吾人熟讀此書，卽知厚黑中人，比比皆是，庶幾出而應世，不爲若輩所愚。彼爲鬼爲蜮者，知人之燭破其隱，亦將惶然思返，而不敢妄試其技，審如是也，則人與人相遇，不得不出於赤心相見之一途，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，豈淺鮮哉。厚黑學之發布，已有年矣，其名詞人多知之，今試執人而語之曰：「汝固素習厚黑學者」，無不色然怒，則此書之收效何如，固不俟辯也。

民國六年宜賓唐倜風序

自序一

厚黑學，是我在滿清末年發明的，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。民國元年，在成都公論日報，逐日登載，讀者譁然。中卷僅及其半，我受友人勸告，遂中止。同時我還做有一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更不敢發表了。後來底稿已不知拋往何處。十六年，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才把兩文大意寫出，刊入其中。廿三年，北平友人，從臆談中，將厚黑學三卷抽出，刊爲單行本。廿五年，在成都再版，旋即售罄。茲因索閱者衆，再重印。民國六年，成都國民公報社，曾將上卷，刊行一小冊，宜賓唐倜風，中江謝綬青，作有序跋，茲亦一併載入。

我生平讀書，最喜歡懷疑。「厚黑學」，是懷疑一部二十四史：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是懷疑四書五經，與夫宋元明清學案。我心中既有此種疑點，繼續研究下去，迄今已三十年之久，得出一種結果，最近著一書曰：「心理與力學」，算是此種疑點之答案。凡事有破壞才有建設，「厚黑學」與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所謂破壞也；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所謂建設也。「我對於聖人之懷疑」，與「厚黑學」

，是同一時期的文字，特附載於後，以見我思想之過程。

世界是進化的，厚黑學可分三個時期：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，無所謂厚，無所謂黑，純是天真爛漫的。孔孟學說，提倡道德，夢想唐虞，欲返民風於太古，是爲第一時期。後來人民知識漸開，機變百出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之流，遂應運而生，斯時也，孔孟復生，亦必失敗，是爲第二時期。今則已入第三時期了，黑如曹操，厚如劉備者，滔滔皆是，其技術之精，雖曹劉見之，亦當惶然大嚇。卒之，失敗者多、成功者少，其幸而成功者，或不旋踵而仍歸失敗，其故何哉？蓋現今爲第三時期，曹劉又成過去人物了。此時期之人，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，似乎回復到第一時期了，實則似回復非回復，而成爲一種螺旋式之進化。換言之，必須以孔孟之心，行曹劉之術，方與第三時期相合。方今孔孟復生，必歸失敗者，爲其無曹劉之術也；曹劉復生，亦歸失敗者，爲其無孔孟之心也。我輩所處之世，是第二時期之末，第三時期之始，施行厚黑而僥倖成功者，第二時期殘餘之物也，雖成功而仍歸失敗者，受第三時期之天然淘汰也。

堯舜是第一時期人物，孔孟的書，是第一時期的學說。曹劉是第二時期人物，

鄙人所著的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學說。我最近所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是第三時期的學說，希望有第三時期人物出現。所以讀我的厚黑學者，不可不讀「心理與力學」。

物以少見珍，最初民風渾樸，不厚不黑，忽有一人又厚又黑，衆人必爲所制，而獨佔優勝。衆人見了，爭相仿效，大家都是又厚又黑，你不能制我，我不能制你，獨有一人，不厚不黑，則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，而獨佔優勝。譬諸商場：最初的商人，盡都貨真價實，忽有一賣假貨者，參雜其間，此人必大賺其錢。大家其了，爭相仿效，全市都是假貨，獨有一家貨真價實，則購者雲集，此人又當大賺其錢。故商場情形，也可以分三個時期：第一時期的貨物內容真實，表面不好看：第二時期，表面好看，內容不真實：第三時期，則表面好看，內容又真實。我的厚黑學，是第二時期的產物。讀我厚黑學的人，果照書行事，遭了失敗，我是不負責的；只怪他自己遲生若干年，商場情形，業已改變了。問：「如何才不失敗」？曰：「請讀『心理與力學』」。

自序二

厚黑學全文，原載拙著「宗吾臆談」內，上海論語半月刊，曾經轉載，其刊爲單行本者，初版於北平，再版三版於成都，寄售成都華西日報社，及重慶售珠市北新書局等處，旋即售罄，今年我在故鄉，各處紛紛函請再印，我以爲此等說法，最易啓人誤會，意欲從此不談，友人王君淵默函稱：「厚黑學三字，業已傳播衆口，無從收回，你全部作品，我曾細讀一過，厚黑是社會病狀，你各種作品。是醫病之藥，我爲你計，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統系，和各種作品之要點，詳詳細細，寫成一文，附載於後，作爲厚黑學的說明書，病情與藥方，同時發表，使社會人士了解你用意所在，否則僅以厚黑學三字，流傳於世，你將得罪於社會。」我深感王君之言，寫成一文曰：「我的思想統系」，交與王君印行，知我罪我，非所計也。
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六日於自流井

附記

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在成都寫的「厚黑叢話」，中有一段云：「去年吳雅暉先生在重慶時，新聞記者友人毛君暢熙，約同去會他，我說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雖讀盡中外奇書，獨沒有讀過厚黑學，他自己稱是大觀園中之劉老老，此次由重慶、到成都、登峨眉、遊嘉定，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面，有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沒有看見；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來。他的演說，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獨不知道有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。」後來毛君檢厚黑學一冊，厚黑叢話三冊，寄贈稚老，稚老不以爲忤，覆信所云，毛君製爲鋅版，刊登報紙，以板贈我。鄙意則謂：西洋鏡一經拆穿，則牛渚燃犀，百怪畢現，受厚黑之犧牲者必少，而實行厚黑者，將無便宜可佔，質之讀者，以爲何如？宗吾附記。

厚黑學目次

序	(一)
自序一	(二)
自序二	(五)
附記	(六)
一 厚黑學	(一)
二 厚黑經	(九)
二 厚黑傳習錄	(一六)
求官六字真言	(一九)
做官六字真言	(二一)
辦事二妙法	(二三)
結論	(二七)
跋	(二九)

附錄

我對於聖人之懷疑	(三〇)
----------	------

(一) 厚黑學

我自讀書識字以來，就想爲英雄豪傑，求之四書五經，茫無所得，求之諸子百家，與夫廿四史，仍無所得，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必有不傳之祕，不過吾人賦性愚魯，尋他不出罷了。窮索冥搜，忘寢廢食，如是者有年，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人物，不覺恍然大悟曰：得之矣，得之矣，古之爲英雄豪傑者，不過面厚心黑而已。

三國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長，全在心子黑：他殺呂伯奢，殺孔融，殺楊修，殺董承伏完，又殺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顧，並且明目張胆的說：「甯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，」心子之黑，真是達於極點了。有了這樣本事，當然稱爲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劉備，他的特長，全在臉皮厚：他依曹操，依呂布，依劉表，依孫權，依袁紹，東竄西走，寄人籬下，恬不爲恥，而且生平善哭，做三國演義的人，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，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對人痛哭一場，立即轉敗爲功，所以

俗語有云：「劉備的江山，是哭出來的，」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。他和曹操，可稱雙絕：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，一個心子最黑，一個臉皮最厚，一堂晤對，你無奈我何，我無奈你何，環顧袁本初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說：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

此外還有一個孫權，他和劉備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親，忽然襲取荊州，把關羽殺了，心子之黑，彷彿曹操，無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請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。他與曹操比肩稱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丕駕下稱臣，臉皮之厚，彷彿劉備，無奈厚不到底，跟着與魏絕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。他雖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備，却是二者兼備，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。他們三個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時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爲三。

後來曹操，劉備，孫權，相繼死了，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，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，集厚黑學之大成，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，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；能夠受巾幗之辱，臉皮之厚，還更甚於劉備；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段事，不禁拍案

大叫，「天下歸司馬氏矣！」所以到了這個時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統一，這都是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」

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，他下了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決心，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土寸地，竟至嘔血而死，可見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。

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，反覆研究，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，發現出來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貫之，「厚黑而已」。茲再舉漢的事來證明一下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咽鳴叱咤，千人皆廢，爲什麼身死東城，爲天下笑！他失敗的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兩句話，包括盡了。「婦人之仁」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「匹夫之勇」，最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臉皮不厚。鴻門之宴，項羽和劉邦，同坐一席，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，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，「太祖高皇帝」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掛出，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劉邦逃走。垓下之敗，如果渡過烏江，捲土重來，尙不知「鹿死誰手」？他偏偏說：「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，憐而念我，我何面目見

之。縱彼不言，籍獨不愧於心乎？」這些話，真是大錯而特錯！他一則曰：「無面見人」，再則曰：「有愧於心」。究竟敵人的是「面」，如何長起得，「敵人的心」，是如何生起得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說：「此天亡我，非戰之罪」，恐怕上天不能任咎罷。

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：史記載：項王問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。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。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甯鬥智不鬥力」。請問「笑謝」二字從何生出？劉邦見酈生時，使兩女子洗腳，酈生責他倨見長者，他立即綴洗起謝。請問「起謝」二字，又從何生出？還有自己的父親，身在組下，他要分一杯羹；親生兒女，孝惠魯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夠推他下車；後來又殺韓信，殺彭越，「烏盡弓藏，兔死狗烹」，請問劉邦的心子，是何狀態，豈是那「婦人之仁，匹夫之勇」的項羽，所能夢見？太史公著本紀，只說劉邦隆準龍顏，說項羽是重瞳子，獨於二人的面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沒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劉邦的面，劉邦的心，比較別人特別不同，可稱天縱之聖。黑之一字，真是「生知安行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，至於厚字方面，還加了點學力，他的業師，就是

三傑中的張良，張良的業師，是圯上老人，他們的衣鉢真傳，是彰彰可考的。圯上受書一事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。這個道理，蘇東坡的留侯論，說得很明白。張良是有「夙根」的人，一經指點，言下頓悟，故老人以「王者師」期之。這種無上妙法，斷非「鈍根」的人所能了解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曰：沛公殆天授也。」可見這種學問，全是關乎資質，明師固然難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。韓信求封齊王的時候，劉邦幾乎誤會，全靠他的業師在旁指點，彷彿現在學校中，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。以劉邦的天資，有時還有錯誤，這種學問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見了。

劉邦天資既高，學力又深，把流俗所傳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朋友五倫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禮義廉恥，掃除淨盡，所以能夠平盪羣雄，統一海內，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餘氣，方才消滅，漢家的系統，於是乎才斷絕了。

楚漢的時候，有一個人，臉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終歸失敗，此人爲誰？就是人知道的韓信。袴下之辱，他能夠忍受，厚的程度，不在劉邦之下。無奈對於「黑」字，欠了研究；他爲齊王時，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，他徧徧繫念着

劉邦「解衣推食」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說：「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憂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」。後來長樂鐘室，身首異處，夷及三族。真是咎由自取，他譏誚項羽是「婦人之仁」，可見「心子不黑，作事要失敗」，這個大原則，他本來也知是道的，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，「非知之艱，行之維艱」，這也怪韓信不得。

同時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臉皮不厚，也歸失敗，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。劉邦破咸陽，繫子嬰，還軍霸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計，總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劉邦彷彿；無奈臉皮不厚，受不得氣，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，增大怒求去，歸來至彭城，疽發背死，大凡做大事的人，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？「增不去，項羽不亡」，他若能隱忍一下，劉邦的破綻很多，隨便都可以攻進去。他忿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，把項羽的江山，一齊送掉，因小不忍，壞了大事，蘇東破還稱他是「人傑」，未免過譽？

據上面的研究。「厚黑學」這種學問，法子很簡單，用起來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劉邦司馬懿把牠學完了，就統一天下；曹操劉備各得一偏，也能稱孤道寡，割據爭雄；韓信，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與厚黑兼全

的劉邦，並世而生，以致同歸失敗。但是他們在生的時候，憑其一得之長，博取王侯將相，炫赫一時，身死之後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，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跡，大家都津津樂道，可是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給我們一張臉，而厚卽在其中，給我們一個心，而黑卽在其中。從表面上看去，廣不數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無奇異，但、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牠的「厚」是無限的，牠的「黑」是無比的，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，宮室妻妾，衣服輿馬，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，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議，鈍根衆生，身有至寶，棄而不用，可謂天下之大愚。

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，第一步是「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。」起初的臉皮，好像一張紙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「厚如城牆」了。最初心子的顏色，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炭色，而青藍色，再進就「黑如煤炭」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；因爲城牆雖厚，轟以大砲，還是有打破的可能；煤炭雖黑，但顏色討厭，衆人都不願接近牠。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「厚而硬，黑而亮」。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點不動。